



# 我与 丁玲

## 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陈明 ○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 整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我与 五十年

陈明 ○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 整理

——陈明回忆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000 - 8256 - 9

I. 我... II. ①陈... ②查... ③李... III. 丁玲(1904~1986)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174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29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42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0 - 8256 - 9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引 子

当我开始接受访谈时，我只打算谈谈自己，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参加学生运动，又如何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我的这些经历，对于现在年轻人了解历史，不无裨益。但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丁玲。因为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因此，我的回忆录最后命名为“我与丁玲五十年”，这里面也可以为研究丁玲的人提供一些资料。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回忆录，所以我还是要从我的幼年说起。

##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 1937) .....	(1)
1. 幼年离乡,求学京沪 .....	(1)
2. 投身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	(8)
3. 告别上海,奔向西北 .....	(21)
第二章 在延安(1937 ~ 1945) .....	(31)
1. 进入抗大 .....	(31)
2.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 .....	(35)
3.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	(42)
4. 转战山西 .....	(47)
5.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	(54)
6. 凯旋延安 .....	(60)
7. 与丁玲结合 .....	(65)
8. 参加整风和审干 .....	(73)
9. 唱词《平妖记》——我的新尝试 .....	(79)
第三章 在晋察冀(1945 ~ 1949) .....	(87)
1. 依依难舍别延安 .....	(87)
2. 参加晋察冀边区土改 .....	(92)

#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3. 进驻石家庄·····	(103)
4. 去东北·····	(112)
第四章 在北京(1949~1958)·····	(119)
1. 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19)
2. 工作落在电影局·····	(122)
3. 从《海港生涯》到《六号门》·····	(128)
4. 改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电影剧本·····	(131)
5. 丁玲受诬·····	(142)
第五章 北大荒岁月(1958~1970)·····	(155)
1. 在荒原上建新家·····	(155)
2. 悲喜交加密山重逢·····	(164)
3. 王震把我们安排到汤原农场·····	(170)
4. 不想回北京,留在宝泉岭深入生活·····	(190)
5. “文化大革命”遭难·····	(193)
第六章 铁窗(1970~1975)·····	(209)
1. 戴上手铐押离农场·····	(209)
2. 走进秦城监狱·····	(213)
3. 审讯·····	(216)
4. 国家无宁日,狱中奈何天·····	(218)
5. 狱中生活·····	(223)
6. 出狱·····	(227)
第七章 嶂头村(1975~1979)·····	(231)
1. 又见丁玲·····	(231)

2. 新邻居,新朋友 .....	(238)
3. 新的家 .....	(245)
4. 进京上诉 .....	(251)
5. 中组部同意丁玲回京治病 .....	(257)
第八章 重返北京定居(1979——) .....	(261)
1. 平反,恢复党籍 .....	(261)
2. 与周扬的关系 .....	(269)
3. 《杜晚香》、《“牛棚”小品》与《三访汤原》 .....	(273)
4. 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 .....	(278)
5. 出访 .....	(281)
6. 丁玲逝世前后 .....	(286)
7. 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 .....	(288)
8. 晚年生活 .....	(292)
附录一 三访汤原 .....	(299)
附录二 追叙夜审丁玲 .....	(316)
附录三 记入狱 .....	(323)
后 记 .....	(329)

## 第一章 走向革命 (1927 ~ 1937)

### 1. 幼年离乡，求学京沪

我是农历丁巳年（1917年）正月廿十日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小华村。那里是红土地的丘陵地区，属于当时的饶州府。我10岁就离开了家乡，所以家庭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只知道我的家是个地主家庭，大约有400亩土地，田数不是太多，但在我们村子里可算得上是首富。

我的祖父陈辅仲，是个有乡望的老绅士，乡里之间有什么麻烦事，总要找他商议。祖父在饶州城里有房产，所以常年住在城里。我和我的小妹常到城里去看他。祖父很喜欢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些日子，还在城里上过小学，但是时间不长，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学校里看文明戏，台上青年学生激昂慷慨地演讲，后来被打得满脸流血。常有人来找祖父商量事情，请他吃饭，那时叫“上文明楼”，每当这时，他总要带上我，他们上了楼，把我安排在楼下，为我专要一碗虾仁面。一直到现在，我记忆中的虾仁面特别好吃。祖父住在土井巷，隔壁就是外祖父的家。外祖父那时已不在人世，有个三舅，在南京的一所大学教英文，后来又任教于武汉大学。土井巷的末端有个类似教堂的建筑，常有许多达官



##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显贵坐着轿子，带着马弁，从那里进进出出。

祖父有四个儿子，老大敦安，老二敦敏，老三敦耕，老四敦儒。我的父亲是老二。大伯父是长子，有优先享受教育的特权和条件，他在北京税务专科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北京海关做事，地点在台基厂。他家住在东单栖凤楼。后来我到北京就住在那儿。我的父亲和三叔都在老家，没有钱出来念书。四叔年轻，只比我大十来岁，在大伯父的照顾下也进了北京税务专科学校。他不大安分，爱闹事，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听说他要放火烧学校，学校要抓他，大伯父急了，托人把他送到冯玉祥手下当秘书，后来蒋冯闹大战时，四叔被飞机炸死了。大伯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比较开明，他在北京做事，经常寄钱回家乡，资助家乡修桥铺路之类的公益事业，因此他在家乡口碑极佳，回乡时乡里乡亲放铙迎接他。

近年与我的七妹闲聊过去的旧事，从她那里又知道了一些父母亲的情况。

我母亲叫李儒恒，祖上曾经做过鄱阳湖的知县。她是个心地十分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妇女，乐善好施，吃饭的时候来了讨饭的，要是饭桶里没有饭了，她会把自己碗里的饭全部倒给人家。她们家里男孩子可以上学念书，女孩子只能学女工，但是母亲爱上学，一定要跟着兄弟去读书，她只读了两个月，但是认很多字，看了很多书，会讲很多故事，背诵很多诗词。夏天的晚上，家里的小孩子们都愿意围着她听故事。那时农村经常有一些疾病流行，每年我们家都要从上海买好多药，奎宁呀什么的，买一大瓶子，我母亲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村子里谁家有病人，打摆子，都来拿药，我母亲就给他们拿一小包，年年如此。全国解放后她来到北京去游颐和园，看到长廊上的那些画，她一段一段能讲出好多。



1959年，陈明父母摄于上海

我父亲的性格和我母亲不一样，感情不易外露，比较内向，但是精明能干，方圆几十里都很尊重他。他待人很和善，村子里的人都管他叫“敏先生”。谁家困难交不起租子，跟他讲了，他也不多说些什么，就是“嗯”一声，就算同意了。有时村子里或者本村与邻村之间发生纠纷、械斗，也都是找他出面调解。

老家的房子很大，是一个三进的大院子，每一进都有一道门、一个院落。过年的时候，鞭炮一道门一道门地放。二道门的庭院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家塾就设在二道门的院子里。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孩子多，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还有三叔的几个孩子，我的堂弟堂妹，都在家塾中念书。谁的书念得好，老师就用红纸写一个“赏”字，回家贴在屋子里，吃饭的时候赏一个荷包蛋。三道门里面才是居住的地方，有天井、正房、厢房，也有楼，用来堆放杂物的。最后是仓库，那时

##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陈氏后人在江西鄱阳县小华村老宅门前合影

家里做烟叶生意，请了几个长工，晒烟叶、打捆等等都在那里进行。我小时候玩耍就在这个大院里。我10岁那年过暑假，四叔从北京回家结婚，完婚后回京，我就跟随他们到了北京。那是1927年。

我离家的那天早上，妈妈早早起来，特意给我冲了一碗蛋花，送我起程。那时正是夏秋之交，天气还没有凉爽下来，四叔、四婶和我，踏着早晨的露水上路了。四叔走在前面，四婶坐着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起来吱扭吱扭地叫），我跟在车子后面，兴奋得很，丝毫没有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四婶的娘家在饶州城里开金银首饰店，我们在四婶娘家稍事停留，又去看望了祖父，就到码头坐小火轮去南昌。因为我还是个孩子，长得不高，四叔没有给我买票。四婶睡在高铺，查票的时候，我就躲在四婶铺位的里面。到了南昌，换乘火车到九江，一路风尘，抵达

北京。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回过江西老家了。

到了北京，我自然就住在大伯父家里。伯父是海关税务司的帮办，每天用过早餐，就坐着黄包车去上班——有辆黄包车固定守候在门口。伯父很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兄弟几个都怕他。他吃早饭时，我们就在一边看书，（祖父要求我们背《古文观止》，什么《祭十二郎文》、《陈情表》等等）这时候我的心思往往不在书上，而是数着伯父一共吃了多少颗花生米。栖凤楼的房子是一个四合院，北屋住着一家姓庄的，也是海关职员；东屋有三间，姑姑、婶婶、姐姐她们住；西屋是我们兄弟仨与伯父伯母。北京的这个家，人丁也不少：伯父有四个孩子，长于我的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哥贻祥、二哥楚祥，还有一个四弟叫岳祥。我们兄弟大排行，我原名叫芝祥，是老三。大哥那时正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这里，在卫生学校



1971年冬，陈明的大伯父和父亲（左）摄于上海

##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学助产。家里雇有一位女佣，那时叫“老妈子”。四叔不住家，住在学校，但四婶住在家里。

我插班到北师大附属小学学习，学校在东单象鼻子中坑，离家很近。中午回家吃饭，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看《水浒》。那时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插班进三年级，读了半年，就跳到高小一年级。北京比起饶州城来天地更大，新奇的事更多，那时我已过了16岁，开始懂一点事了。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件是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杀害；另一件是在同年5月间学校举行国耻纪念周，我们穿着制服，戴着黑纱，唱的歌我现在还记得：“悲哉惨哉，二十一款，倭奴趁火为灾，四百兆，同声哀，敌忾同仇毋怠，须知国破家何在……出力复出财，挥戈终退日，会看五色旗飘扬异彩！”纪念周的内容有纪念“五卅”，1928年的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杀我外交官蔡公时，屠杀济南平民。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也在那一年。北京灯市口中学校长叫高仁山，在学校实行道尔顿学分制，我二哥楚祥就在这个学校上学。高仁山是个共产党员，也是在1927年或1928年被军阀逮捕枪杀了。那时北京有个《顺天时报》，日本人办的，家里订了这张报。1927年大革命，报上登过蒋介石的照片。我刚到北京时，北京流行的歌曲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学校里则唱的是《葡萄仙子》，哼的是《梅花三弄》。40年后我被关在秦城监狱时，常常想起这些歌。

1929年冬，伯父升迁，调到上海海关工作；1930年初，全家也随之迁到上海。上海海关的头儿叫梅乐和，是英国人。我在上海培成女中附属小学继续读了半年高小。培成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海关子弟大多在这所学校念书。教学内容比较新，还背诵过《总理遗嘱》，读些什么书却记不得了，只记得是白话文，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于教育的一大功劳。我那时读书不大用功，老师

倒是常夸奖我，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念给大家听。我爱玩，尤其爱玩集体性的项目。在培成附小我曾和几个男孩组织过一个小乐华足球队，我自封为小李惠堂。上海乐华足球队是很有名的，经常战胜外国人的强队，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李惠堂就在这支球队里。我们踢球的时候，常常故意把球踢到女同学身上，为这，女同学少不了要告我们的状。

小学毕业后，1930年我进了东吴大学附属二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沈阳邮局工作的何姑父寄来一信，信中有四个草字。那时祖父也从江西老家来到了上海，他拿这四个字考我们兄弟，我念出是“版图变色”。我已是初中生了，“九一八”事变对我触动很大，但谈不上有什么行动。那时高中部有个叫方宣周的同学，发起组织学生义勇军，据说他是正在前方抗日的西北军方振武的儿子，我心里很佩服他。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民众的反日情绪高昂，上海学生也十分激动。淞沪抗战打响后，我们东吴二中正好处在虹口战区，被迫停课，合并到湖州东吴三中。这样，1932年底我和二哥楚祥、四弟岳祥离开上海，到湖州东吴三中继续学业。

在湖州也就半个学期，我闹了一场病，肚子痛了三天，直吐苦水。星期天一早，楚祥、岳祥看我实在痛得不行，赶紧把我送到福音教会医院。一位德国大夫立即收我住院，当天送进手术室给我开刀，原来是阑尾炎，已经化脓了。躺在手术台上，我一边感受到手术动作给我的疼痛和难受，一边漫无边际地遐想：长城喜峰口宋哲元的部队正在与日本鬼子拼大刀，淞沪十九路军抗战将士浴血奋战上海，和他们比起来我这点病痛算得了什么！同时在我脑海里还浮现着“九一八”后北平报纸登载冯庸大学（即东北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活跃的身影，我对他们十分向往。手术后，父亲从老家匆匆赶来，照顾了我一个多月。出院后，我去

##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杭州参加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初中毕业生会考，1933 年秋天我初中毕业，回到了上海。

### 2. 投身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1936 年，陈明在上海麦伦中学高中毕业

我被录取到上海麦伦中学高中。这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原名麦伦书院，是英国伦敦教会创办的。这所学校很正规，教学抓得很紧，又比较开明，没有多少清规戒律束缚学生。校长叫沈体兰，人非常好，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是上海知名的教育家。有一位名叫曹亮的教员，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朴素平常，却有点神秘，根据他的言行和教学表现，

我猜测他可能是共产党员。由于沈体兰和曹亮的影响，教员大都比较进步。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左联成员魏金枝担任高中国文老师。当时上海国民党党部规定，中学训育主任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这样，学校的训育主任也在形式上参加了国民党。学校顾问白约翰是英国人。高中数学老师赖蒲吾德，也是外国人，个子很高，衣着朴素，后来曾到燕京大学教书，据说“文化大革命”时被诬为“国际间谍”。赖蒲吾德、曹亮、魏金枝和高中生一起，住在学生宿舍二楼的一个角上，房间相互挨着。早晨，白约翰负责高中生的早操，赖蒲吾德负责初中生，不分冬夏，从不间断。

我在麦伦的三年，是我们国家民族命运变化剧烈的三年。曹老师的主课是历史，他不是单纯给学生传授学术知识，而是结合历史，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它们的发展，启发学生树立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使我们许多同学都懂得，帝国主义一是要进攻苏联，二是要瓜分中国。他还经常在黑板上写“苏维埃运动”、“周恩来”等，紧接着又把它们擦掉。与曹老师讲课内容相配合的，是



2004年10月，陈明重访上海原麦伦中学（现称继光中学），在老校长沈体兰塑像前

沈体兰校长每周一次周会上半个小时的讲话，即使国民党派来的军训教官坐在台上，沈校长也是深情含蓄，大讲反法西斯。学校还经常聘请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社会名流来学校讲演，他们的民主爱国进步思想和充满激情的声音，受到师生们的欢迎。麦伦虽是教会学校，却不做礼拜，偶尔那位英国顾问白约翰弹钢琴，大家一起唱几段赞美诗。后来，放在大礼堂台上的那架唯一的钢琴，成为我们民众夜校教唱救亡歌曲的用具了。



麦伦还附设一个青年补习夜校，收少量学费，帮助社会青年补习外文，聘请德文专家潘蕙田、日文专家萧百新授课。麦伦的周围有烟厂、纱厂，失学工人很多，为此，学校又特别办了一个民众夜校。民众夜校主任是学校事务主任陈其德先生，高中部同学担任教员，我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夜校工作，当了夜校的教员，我把这当作救亡活动。开始，民众夜校学员分两班，后来分成了三个班：扫盲班、初级班、高级班。高级班的工人学员有一定的文化思想水平，我们便又把这些入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成立校友会。这些学员十分热情，又在外办起了夜校的分校。这些夜校同学，当年就是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积极分子；战争时期，很多人投奔新四军；上海解放后，有的人成为建厂护厂的骨干。

我上高中一年级的的时候，有个叫李南生的高班同学找我，说为赈济黄河水灾难民，组织演出田汉的话剧《江村小景》，让我担任一个角色，我的同学干学伟演母亲，我演女儿。我不记得当时麦伦是否已经成立了剧社，但是这次演出之后同学们要我来担任剧社社长，学校的训育主任也同意了。就这样，我成为学校剧社的社长，干学伟、陈恒瑞两个同学担任副社长。后来我去了延安，干学伟等剧社的好几个同学也相继去了延安。我们给剧社取了个名字叫“醒狮”，问了校长，校长说“醒狮”是国家主义派的，不合适，这样，就改叫“未名”剧社。当时我们并不知道20世纪20年代文学界有个“未名社”。我们找教美术课的茹梅老师，请他为剧社刻图章，社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位工人，穿着白衬衣、蓝工装裤，双手把着一个齿轮，意思是推着历史的车轮前进。

我们的剧社只在校内演出，从1934年到1936年每个学期都要公演一次，每次公演有三个剧目。演出的剧目主要是田汉、于伶、陈白尘等创作的戏剧，如《走私》、《顾正红之死》、《放下